



刘凤岐故事集

河北省三套集成办公室
秦皇岛市卢龙县三套集成办公室

刘 凤 岐 故 事 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序

宋孟寅

刘凤岐这个名字，过去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但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早已是卢龙民间公认的故事家了。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位被喻为“瞎话大王”的老人，虽然生活于卢龙榆林甸僻野山乡，却是卢龙一带民间文学的传人，是集当地民间故事大成的民间文艺学家。从这一意义讲，刘凤岐可算是卢龙民间文学之“仙”，卢龙民间文学之“龙”。

卢龙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王淑苓搜集整理的这本故事集，最值得推崇的是它的科学价值。作为民间故事的爱好者和传承者，刘凤岐所储藏的故事是与他八十余春秋历经沧桑的生涯，刻苦搜求的精神，博闻强记的天资分不开的。老人生于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穷乡僻壤，长于农民兼手工匠人之家。因此他的作品来源，具有以榆林甸为中心呈放射状的故事信息网络的特点。但因其终生活动的环境基本在乡间，作品的传承路线基本上还是封闭式的。这些主客观条件，使刘凤岐得以较完整地继承并保存了千百年来该地域民族所创造、积淀的口头文学结晶。这就是老人讲述的故事具有醇厚质朴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科学价值的主要原因。他为我们了解、研究卢龙一带人民群众的精神、意识、思想、道德、风习、语言，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版本。

刘凤岐老人讲述的故事以幻想故事、生活故事、鬼狐精

怪故事为主体，富有哲理和训诫性。比如他的重点故事《两好并一好》、《其里不知其外事》、《十二岁的督察官》、《多年的老僧吃大肉》、《鹿妈妈》等，人情味浓郁，正义感强，爱憎分明。主题思想多是恤弱助贫、鞭挞权贵劣绅、善意讽喻劳动者的缺点，充满对人生的希望和乐观精神。老人平时讲的故事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和选择性，能因人因地适宜地讲述。用《无手女》之类来劝诫中年人敬老爱幼；用《神丹》、《金鲤鱼》之类来教导青年人追求纯真的爱情，用《王小二招亲》、《捂红眼》等风趣、诙谐的故事解除老年人的孤独感，使其心胸开朗，乐观愉快。也唯其如此，老人的故事才能在现代化传播信息工具飞速发展的今天，仍不失其独有的艺术魅力，拥有众多的听众。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刘凤岐的故事所以引人入胜，和他的独特的语言艺术分不开。他讲故事很少用手势、传神手段，而是以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模拟不同人物的对话声调来加强故事的感染力。他基本上不用书面语言，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卢龙乡间的方言、土语和熟语，用普普通通的口头语结构出生动的故事。其口头语言运用纯熟，宛如一幅幅水墨画：紧要处细笔浓染，密不透风，简要处粗犷捷快，疏可走马，给人以美的享受。其语言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运用人物对话结构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情态。比如《十二岁的督察官》中皇帝和卖画老妇人的对话。朝廷问：“这画是你画的？”“是我闺女的自画像。”“嗨，就你这小样，又瘸又拐，麻脸老蚱，眼斜嘴歪，尖嘴猴腮，趁这么个好闺女！”老娘们说：“模子嘎咕可能扣好坯，妈妈嘎咕可能养好闺女。”这种极少用叙述手法，多用对话和声调来进展故

事的本领，一般很难作到。这是刘凤岐老人在继承民间文艺传统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讲述实践创造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古人说：“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老人的语言艺术，或可算得上卢龙乡间蒿草下的一枝幽香的蕙兰吧。

这本故事集的问世，应当感谢不辞辛劳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记录整理者王淑苓同志。我们深知，产生一个能够较完整地继承、储藏一个地域的民族口头文学遗产的故事家难；能够发现并认识其科学价值和讲述者特有的艺术风格更难；而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其文化遗产则特殊难。王淑苓和刘凤岐老人在民间文学事业上的这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一个凭记忆继承和保存了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一个呕心沥血，将口头文学忠实地、科学地以文字形式固定于书面，从而使人们有幸见到这本故事集，实在难能可贵。借故事集付梓之前写了浅言陋语，聊作对刘凤岐老人、对王淑苓同志为民间文学集成所作贡献的谢意！

1987年11月于石家庄



民间故事家刘凤岐小传

刘凤岐，卢龙县榆林甸乡榆林甸村人，现年八十二岁。他自幼热爱民间文学，十八岁后以木工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在脑子里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故事。他的故事来源广泛，内容丰富，尤以幻想故事见长。他的幻想故事格调健康，情节离奇，语言朴实生动，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他在三套集成普查工作中被发现，并被作为重点采录对象，一年来，从他身上共采录故事二百余则。但这仅是他所蕴藏故事的一部分，据他本人和周围同志回忆，大约可讲四百多则。他在河北省三套集成工作表彰会上被誉为“民间故事讲述家”，并荣获省三套集成工作三等“长城奖”。



搜集整理人简介

王淑苓，女，一九五二年九月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城关。大专文化。十年动乱中曾到昌黎十里铺王稗庄插队。一九七二年入唐山地区农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七九年调卢龙县农业局工作。一九八二年调卢龙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一九八六年七月毕业于电大中文系。她自幼酷爱文学及民间文学，曾发表文学作品数篇。现任秦皇岛市文学协会理事、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在三套集成工作中，工作积极主动，自一九八六年以来，在负责编辑卢龙县资料本的同时，开始了对故事家刘凤岐所述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共记录故事四十多万字，并整理出一部二十万字的故事集。

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凤岐

和他的民间故事

王淑苓

民间故事讲述家是民间故事的集中保存者和主要传承人，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故事宝藏，通过他，可以挖掘出许多故事珍品。在搜集整理卢龙县故事家刘凤岐的民间故事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迄今为止，从刘凤岐一个人身上，我就搜集到故事二百余篇，录制精选故事磁带七十多盘，整理出二十多万字。可谓收获甚丰。

一、刘凤岐故事采录过程

那是一九八六年六月，一个万木葱茏的季节，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距县城三十里地的榆林甸乡榆林甸村，拜访当地的“瞎话大王”刘凤岐老人。

在乡文化站站长梁树军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一片绿树掩映的村落，走进一个黑漆铁门，这就是刘凤岐的家。这是一座典型的农家院落，一进门，迎面是一溜五间座北朝南的平房，虽然略显陈旧，但也结实齐整。院里挺宽敞，也挺干净，左边的木桩上栓着一头毛驴和一头牛，右边的空地上有一盘石磨，靠大门则是猪圈羊圈和厕所。看得出，这是一户日子颇殷实的人家。屋门虚掩着，我们上前叫门，一位高个头大骨架的老太太走出屋来。这是刘凤岐的老伴，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身板依然很硬朗。老太太告诉我，儿子和儿媳

妇都下田去耨地，老爷子到南山去放牛，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我听后吃了一惊，忙问梁树军：“刘大伯不是已经八十一岁了么？咋还能上山放牛？”梁树军一笑说：“他家和老人的闺女家合养了四头牛，全仗老爷子放呢！”“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能放四头牛？”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梁树军告诉我，老爷子放牛，仗着身板硬朗是一方面，再一方面，他也有省力气的高招呢！这一带，放牛的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孩子都喜欢听老人讲故事。每天把牛轰上山坡以后，孩子们就会自动围上来，求他讲故事。老人就领着这群孩子，他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替他跑东跑西地轰牛，讲一段故事，轰一阵牛。老人动嘴，孩子们动腿，故事讲完了，牛也吃饱了。我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心里说：研究了几年的民间故事，还真不知道它有交换劳动力的作用呢！

下午，我再次来到刘家，这才见到了刘凤岐老人。他和老伴相反，是个身材瘦小的老人。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脊梁，但他却精神焕发，动作灵活，耳不聋眼不花，头脑也十分清醒。显然，他对自己的家庭十分满意，一见面，就忙着给我介绍他的儿子，一个不善言谈，满脸忠厚相的五十多岁的老大哥；介绍他的儿媳，一个温柔贤淑年近五十的老大嫂；介绍他的二孙子，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还指着墙上镜框里一个三口之家的大照片，介绍了他在部队工作的大孙子、孙媳和重孙子。从老人那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中，我看出他的家庭一定十分和睦，他的晚年也一定十分幸福。

坐定之后，我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一听我是专门来

听他讲故事的，一下子来了精神，问我：“你是想听长的，还是想听短的？”我问：“长的能讲多长时间？短的能讲多长时间？”老人说：“长的能讲三、四天，短的也能讲两三个钟头。”我一听，被吓住了，说：“你先讲个短的吧。”老人往身后的被垛上一靠，合上眼睛，开口便讲起了《降妖除害》的故事。我立刻被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和离奇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个故事一直讲了三个多钟头，眼看日落西山，老人才说：“这个故事有七八出呢，明个再讲吧。”止住了讲述。

因为第二天机关还有事要办，我踏着暮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老人家。

几天以后，我把老人接到了县招待所，对他进行集中采访。老人的故事象山间清泉，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在和老人的接触中，我发现，老人有着很好的记忆力。他所讲述的故事，一般都较长，故事情节放得开，而且收得住，不管出现多少线索，最后他都能一一交待结局，做到滴水不漏。有的故事甚至从一个人的出生一直讲到老死，从爷爷辈一直讲到孙子辈，曲曲折折，洋洋洒洒。

在县里这段时间，我向老人宣传了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对发掘祖国文化宝库的伟大意义。他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我讲了一辈子瞎话，只知道解闷取乐，没想到讲瞎话对国家还有这么大的贡献！”他讲故事的劲头更大了。由于这次采录工作是突击性的，时间较紧张，再加上有的故事很长时间没讲过，有些细节交待不太清楚，老人心里很是不安，主动要求中断讲述，回到家把细节回忆清楚再来县。从县里回到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人放下家里的农活，不顾儿孙们

的劝阻，每天东奔西走地找人核实自己以前对他们讲过的故事。就是在中秋团圆节，老人也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在搜集到一百篇故事以后，我抵御不住这些优美故事的强烈诱惑，开始边采录边进行文字整理，采录的速度慢了下来。没料到在今年五月份，老人突然病倒了，一连十几天不吃不喝，生命垂危。老人一病，急坏了一家人，更急坏了我。我和有关领导到家里去看望他，看着他那病弱的身体，心中十分后悔没有抓紧采录工作，也许这次会成为终生遗憾了！可是，半个月以后，老人竟奇迹般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并很快地恢复了健康。病好后，他逢人便风趣地说：

“我肚子里的故事还没讲完，咋舍得死呀？”

刘凤岐老人不但是有名的故事家，还是远近闻名的巧木匠，有着一手高超的木工刻花技艺。为了庆贺自己大难不死，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赶制了一盏精制的宫灯，挂在房梁上。当我陪同省、市三套集成办公室负责同志再次去他家探病时，他就手指这盏宫灯，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优美的《宝龙灯》的故事。

我接受了这次的教训，等老人的身体复元以后，再次把他请到县里，对他的故事进行抢救性的采录工作。这一次，老人又一连讲了几十个故事。最后，老人意犹未尽地说，他曾经讲过三四百个故事。因为很长时间没讲，一时讲不完整，得好好回忆一下，以后还要到县里来讲。

二、刘凤岐故事的传承路线及主要艺术经历

刘凤岐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间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他的父亲曾在城里的当铺里当过掌柜，后来因买卖不景气，弃商回家务农，家里的生活也日渐艰难起来。他的

父亲很羡慕有钱人家的富裕生活，一度将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刘凤岐身上。在他七岁的时候，省吃俭用地送他到本村的私塾里去读书，希望他学成满腹经纶，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谁料想刘凤岐自小顽皮贪玩，天天逃学，学了一年，连《三字经》都没学会，气得父亲隔三岔五地用板子教训他。刘凤岐的爷爷心疼孙子，自作主张把他从学堂领回家，对他说：“不爱上学咱就不上，跟爷在家学木工。”从那以后，刘凤岐就免去了学堂之苦，辍学跟爷爷学木工。刘凤岐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巧木匠，有一手精湛的技艺。由于多年走乡串户，阅历丰富，还会讲很多优美的民间故事。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搂着小孙子躺在炕上，给他讲上几段故事。别看刘凤岐对《三字经》毫无兴趣，对民间故事却有着惊人的接受能力，只要听上一遍，就能把故事情节牢牢记在心里，第二天，还能够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们听。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刘凤岐的爷爷，是这位老人最早对刘凤岐进行了艺术熏陶，为他今天成为故事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岁以后，刘凤岐开始背起木箱，到各地去做木工。这时的刘凤岐，不但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还跟爷爷学会了木工刻花技艺。谁家娶媳妇、聘闺女，都愿意请他到家里做家俱。他开始广泛接触社会上的各类人物。由于爷爷从小对他的影响，刘凤岐已经对民间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一地，只要听到有人在讲故事，他总要凑上去听个究竟，有时甚至搁下手中的活计，挣不上工钱。卢龙一带的木匠，都喜欢成帮结伙地共揽一项木工工程，刘凤岐自然也要加入这个群体。每当木匠们凑在一块干活时，更是他收集民

间故事的好时机。这些木匠们一般都经历多，见识广，为解除劳累，他们经常边做活边讲些从各地听来的奇闻轶事。这时刘凤岐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人讲述，将故事情节牢牢地记在心里。晚上，躺在炕上仔细回忆，细心揣摩。如果某些情节没有记清，第二天他还要再次找到讲故事人详细询问。久而久之，在他脑子里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故事。

从以上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刘凤岐故事的传承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家族传承，一条是社会的传承。当然，两条传承路线不是并行的。其中家族传承是启谛故事家智慧的摇篮，而社会传承，则是故事家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头脑里的故事积累多了，刘凤岐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强烈的讲故事的欲望。开始，他羞于在大听广众面前开口，先在家里给儿女们讲，后来，渐渐将阵地扩大到田间地头。随着讲述次数的增多，他的脑子越来越灵活，口齿越来越伶俐，讲故事的技艺越来越高，听众也越来越广泛。榆林甸一带属于半山区，交通比较闭塞，群众文化生活贫乏。村里出了一位瞎话大王，人们自然求之不得。每当夜幕降临，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总要凑到刘凤岐跟前，请他讲一段脍炙人口的瞎话，冬天在他家的热炕头上，夏天在树荫底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间断。

在十年动乱期间，农村的文化生活更加枯燥不堪，村里人只好把听刘凤岐讲故事作为唯一的精神食粮，老人讲故事的兴趣也越来越大，村头讲，炕头讲，地头歇烟时也要讲。那时讲民间故事，往往要冒被指责为“散布封资修黑货”的危险，弄不好还要被游街批斗。可是，老人看着人们渴求的目光，实在不忍心拒绝大家的要求。他利用自己的机智，巧

妙地避开那些监视的眼睛，将民间文学的清泉注入人们的心田。有一次，人们在地头歇烟，有人要求他讲一段《十二岁的督察官》。他看看四周没有外人，便讲了起来。正当人们听得入神，公社某干部从树后闪出来，冷不防出现在人群背后。老人看见后，不慌不忙地将话题一转，就讲起了《智取威虎山》中许大马棒的故事。某干部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破绽，反而翘起大拇指，夸奖老人宣传样板戏。

就是在现代文化传播工具飞速发展的今天，老人身边也时常聚集着一群听故事的人们，这里既有爱谈古论今的花甲老人，也有爱听流行歌曲，爱看武打录相的年轻人，还有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老人讲故事，能针对不同人的口味因人而异。对年轻媳妇，他常讲《无手女》和《黑心的儿子》，教育她们爱护子女，孝敬公婆；对年轻人，他常讲《神丹》、《金鲤鱼》，宣扬纯真的爱情；对老年人，他常讲《王小二招亲》、《捂红眼》，引逗他们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因此，他的故事才深受人们欢迎。

三、刘凤岐故事的种类

由于刘凤岐阅历丰富，故事来源广泛，他的故事地域性不明显，覆盖面广，内容也很丰富。故事中涉及到的形象，上至玉皇天神、妖魔鬼怪，下至皇帝大臣、和尚道士、算命先生、巫婆神汉，应有尽有。

在他的故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是幻想故事。幻想故事想象力丰富，情节奇特，对听众有较强的吸引力，向来很受故事家们的青睐，刘凤岐对这类故事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偏爱。在他的讲述中，有反映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一历史事件的故事《桃花女抵龙换凤》；有表现纯真爱情的故事《没心

的媳妇》、《神丹》、《不见黄河不死心》等等；还有降妖除害的故事《蒋家三代斗妖精》、《降妖除害》、《钱大胆》等等。这些故事大都内容健康，情节曲折，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娱乐性。

占据故事内容另一大类的是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反映了卢龙农村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还表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正义势力同邪恶势力的斗争。其中有歌颂人们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优秀品质的《两好并一好》、《其里不知其外事》；有宣扬“多行不义必自毙”道理的《狸猫告状》、《河边无头尸》；还有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本质的《多年的老僧吃大肉》等等。

在卢龙一带，尖子和傻子、姑爷和老丈人之类的生活故事是很流行的，几乎妇孺皆知。但是象刘凤岐这样能一口气讲上十几个同类故事的人却不多见。象姑爷和老丈人类型的故事，他能一连气讲出《仨姑爷作诗》、《行酒令》、《捂红眼》、《火炼丹》、《火神帽》等十几个，象尖子和傻子类型的故事，他也能讲出《小铜锣》、《宝葫芦》、《金狗银狗看家狗》、《吃香豆》等十来个。

应该提到的是，刘凤岐还能讲很多的荤故事，可惜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又是老人的晚辈，尽管我一再说没关系，老人还是不肯讲。在我再三要求下，他才含糊其词地讲了《公公巧掏灰》、《姐夫戏小姨子》、《假尼姑》、《老娘们偷和尚》等几个，这件事应该算是一大遗憾了。

据刘凤岐讲，除了目前采录下的二百余篇之外，他还能讲三、四百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只是因为我的精力有限，才忍痛将工作告一段落。

四、刘凤岐故事的审美价值

刘凤岐所讲述的故事，并非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广大劳动群众集体创作并流传下来的。在那些劳动人民受欺压受剥削，无权势无地位的年代里，他们只能凭借民间故事这一艺术形式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鲜明的爱憎。正因为民间故事中寄寓的道德观念，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心理和愿望，才使得这一艺术形式世代流传，经久不衰。

在贫困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往往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十分渴望能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好运气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或出现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来解脱自己的苦难，于是便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幻想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愿望。刘凤岐出生在劳动家庭，刚刚懂事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辈子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在这一点上，他和广大劳动群众是息息相通的。因此，他才在幻想故事中显示了自己的偏爱，寄托了自己的爱憎情感。例如，他在《鹤蚌相争》这一故事中，讲到了一个叫张傻子的小伙子，被好吃懒做的哥嫂逼出了家门，后来，在蛤蚌仙姑的帮助下，辛勤劳动，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那又馋又懒的哥嫂在吃尽了祖上留下的家业以后，很快落到了讨饭的地步，最后不得不厚着脸皮来投奔张傻子。故事中充满了对富足生活的热烈向往，对好逸恶劳的人的讽刺和鞭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刘凤岐是个农民，他在讲述这类故事时，往往要以一个农民的独特眼光去理解故事中的形象。他从来不胡扯六拉地渲染神仙狐怪的非凡本领，也很少讲它们如何变金变银来使主人公发财，而是往往要赋于这些神怪以劳动能手的形象，讲它们帮助人们或栽瓜种菜，或养骡子

养马，或盖房置地，经过双手的辛勤劳动，最后才过上了幸福生活。显然，他是以一个农民朴素的审美观来看待这类故事的。

刘凤岐的家乡地处县城北部的半山区，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人们的文化水准较低，对生活中偶然出现的怪异现象，缺乏科学的解释，因此，神怪鬼狐的传说较多。刘凤岐的故事中，这类故事的比重也较大。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封建迷信的色彩却很淡薄。那些神怪鬼狐并不是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而是有着美丽的容貌和善良的心灵。比如《神丹》中那个美貌的狐仙，为了解除心爱人的病痛，舍弃了几千年的道行甚至生命，听后令人下泪。再如《狗为啥要掐猫》中那个蛇精，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竟刺下了自己的眼珠。《十二岁的督察官》中那个受了日月之华成了精的顶门棍，则是一个心地善良，足智多谋的老人，在帮助十二岁的督察官降妖除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明显，这些故事的宗旨，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而是借鬼神之躯来体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美好品质。

既使在那些纯属降妖除怪的故事中，也不是单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低级心理，宣扬怪异、恐怖和封建迷信，而是着重表现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搏斗，在斗争中，正义力量最后总是能够战胜邪恶势力的。甚至在有些故事中，还尖锐地讥讽了迷信思想。如《蒋家三代斗妖精》的故事中，那个企图借助祖坟的风水飞黄腾达的蒋大先生，最后反而葬身于自以为很有风水的坟地。在《降妖除害》这一故事中，那个又要红布，又要狗油，又摆神坛装神弄鬼的和尚，被东家老头一拐棍便打下神坛，抱头鼠窜。这些情节无疑都是对封建迷